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

滌煩香

濟南人郎豹乃兗郡太守莘野公之健僕也
骨鯁無媚人面孔然頗能忠主知之者多委
左右手也天涯燕子或東或西擇主營巢未嘗無一枝之借家
有老母年六十矣弱妹名春小豹年二十有五因貧未娶賴妹
與母共晨昏嘗以事策馬過臨清酒吻渴甚望梅無林索茗無
肆正煩燥適路左白楊樹下有蘅茅數間成小村落一家門首
有垂髻女子顏色韻秀體態娉婷側身坐松毛棚下賣鮮果豹
下騎視之筠筐中有桃實五大如盞香露猶濕其色嬌紅曰其
肥城種耶何得有此碩果女笑而對曰此吾兄自雪山携歸者
夜雨秋燈續錄

名曰滌煩香專能止渴即使盧仝陸羽諸公啗之恐不復憶頭
綱八餅豹問值曰每顆青蚨百文豹摸腰纏烏有矣欲解囊取
鈔又惡其煩重因憤激曰不如罷休女笑曰君旣無錢此楚楚
者有何大不了事但奉贈不論值可耳言已卽取并刀代削其
皮玉膚沃雪瓊液流漿服之果非常甘美然意猶未足女芳心
揣度卽并其餘之四以贈之曰前途五十里始得旅店君於馬
上亦可以朶頤豹受而感甚問女子名氏女曰兒吉姓小字螺
娘問宅中尙有伊誰曰老母白頭烏頃赴東村駱姑宴飲長兄
大郎遷走他郡萍蹤亦無定也餘無他人豹揖謝而退至都中
事釐購花粉釵鈿釵事重過臨清道上訪螺娘則方爲老嫗搥
背見豹至曰前月啖桃客至矣豹入揖嫗嫗亦和藹可人命螺
兒淪茗奉客豹以花粉釵鈿獻嫗笑曰區區五顆桃能值得如

許物耶然在遠之遺義不可却且愧領容另達高情俄頃女以
香茗至桃紅衫子朱履翠裙翩翩風致較初見時尤艷絕可人
豹目送情女亦斜睇含笑心惑之戀戀不忍去嫗因留午餐喋
喋問京中近事豹乘間問嫗曰阿姥高年賢郎又遠賈賴有妹
在尙不寂寞耶嫗唯唯又問妹年幾何曰妮子生時記得短如
瓠瞬卽長成年十七矣光陰迅速哉曰有婿家否曰丁壬多錯
迂耳豹因出資啗里老漁爲作伐里老瞰豹常往來過臨知是
幹辦力謀於嫗贊成之遂贅於嫗家夫婦極伉儷一日忽女之
兄大郎竹報至云已娶婦秦中不日將携婦歸定省嫗聞信頗
躊躇云此三椽屋苦無房闔住新婦奈何豹正思挈女回濟南
問嫗言大喜自陳曰婿亦有母妹在故鄉願偕婦往未知阿姥
能許可否嫗殊慷慨曰妮子大累人汝旣有家理合作歸計甥

館非久住地也翌即束裝拜別女盈盈鵲淚宛轉嬌啼嬾送之
登車泣涕漣洏曰妮子勿苦生女終當適人能父了誓依爲娘
一世樂耶好去孝姑孀順夫子努力作人家天涯僅咫尺也及
歸濟郡引之見母母亦深喜且女能委曲柔順動得姑歡小姑
春小亦時與嫂嬉凡花樣刺繡賴嫂指教之隣人來觀咸詫豹
何福得此賢而且美之結髮婦莫不艷羨之明年母卒女亦璧
踊哀毀春小則惟嫂氏是依豹歸守制殯葬後仍出而依主一
日過臨擬省泰水兼晤內兄大郎至則官道旁白楊蕭蕭照風
咽露并無小村落卽當日執柯之里老亦烏有先生也心甚疑
之歸而問女女殊閃爍其辭曰想又徙他處耳豹遂疑女非人
且恐其以冶容諂淫羞貽帷箔出入時時遮蔽處處防閑女落
落若不知者每私訊春小均對以嫂氏清潔實未嘗輕與外人

語曾適西隣有杭秀才每晨入塾必經豹門首一日杭又翩然
過市人戲黏紙龜於杭巾女適見之不禁啓櫻唇晚杭而笑豹
自後察之大怒謂女有意於窮措大揪髮毒毆春小救護不獲
跪且泣始已由此時反目哀啼豹怒吼如雷鼓曰汝終非好
因緣如有去處不妨另醺郎豹實不願戴綠頭巾也女泣曰女
子從一而終妾卽陋然并無失德處何至爲郎棄擲如是豹益
怒不可忍日偶宴友人家飲大醉途遇樵人荷薪一束擔綴鮮
紅三兩顆桃也瞰豹踉蹌不成步笑云君亦酩酊甚矣曷啖吾
桃豹瞰其桃大如雞卵淺碧色微帶頰斑知非尋常種曰此亦
有名乎曰此扶胥產者曰解醒果凡有沉醉但服一九卽豁然
醒其功不減平泉醒酒石間值幾何曰君先啖其一如奏效論
值未遲豹受而服之甘寒直沁心脾酒渴頓蠲因力贊其妙樵

云此吾家果也何必言價君既愛之即以奉贈豹方欲問訊而樵已荷檐去懷歸如得至寶思留核種中庭他日成陰當能居奇弋利乃珍重授女覆磁盎中晨起覓之盎在而桃杳搜尋幾遍究不可得及過杭則桃在杭之書案硯池邊閱何來曰昨日放學歸以百錢買於樵者樵云是果能醒醒扶背異種也特愛其嬌艷尚未嘗其味君亦將染指乎豹色變遽歸而以杖撻女甚急問何罪曰汝向自云清白耶西鄰之桃其明驗也女受杖急切無以自明兩泣而去豹釋杖憤恨切齒而去明日春小慟嫗氏冤潛市酒肴闔中與嫗氏蠲忿女亦感其友愛出天性不可却勉飲一兩盃即昏然臥榻上俄頃忽化而爲狐春小驚駭覆以衾坐伺其醒豹忽歸見飲具縱橫肴核狼藉問嫗氏何往春小戰兢以實對豹掀衾視之果綏綏者急以帶繫其蹄而女

猶虧勦轉向壁上抽刀春小急止之跪而諫曰嫂素賢良卽狐也於兄何害合則留不合則遣之妾奚可戕其生命哉四大聲號泣女忽醒知已被縛作人言曰小姑苦吾矣乃聲未絕而三尺龍泉已如雨下須臾血濺桃花玉人畢命春小悲泣如喪父母潛以布衾裹其尸葬之碧樹下枕生聞其事駭且悼私製誄文付春小讀而焚之哭奠甚哀豹由是得忍名里中無敢以女妻之者旋爲妹覓得書生明鳳者齒貌均渌遂嫁之明濟陽人親迎而去豹乃獨居甚岑寂因盡貨家具爲其扉隻身煢煢益依主以活其主旋以案削其職遂無授止假館都中白雲觀賦閒久橐垂罄終日皇皇走通衢遍託友生謀一噉飯處竟佗佗不可得彌難堪也觀之東廡有老道士常趺坐踞踞若木雞與人偶一言休咎輒奇中豹因叩門行止道士笑曰男兒貌昂藏

行當大有展布遑憂貧耶遍地好機會子不之知耳曰機會安在曰卽如樞曹莘野公不日將授竟郡守奈足疾月餘未能痊跛踣蹠蹙和緩力窮坐是不能入覲始遲遲耳若獻藥餌以愈之則數百金可唾手得曰某非越人藥餌從何來曰世外人自有妙劑耳因探囊出末藥少許又小桃一枚深綠如油濃翠欲滴大如棗曰予以之雜藥搗成丸持去準愈貴人疾豹曰如教當厚報煉師曰與子有緣非望報也曰此桃亦有名乎曰此產之聚鐵洲曰如意珠耳豹疑信參半姑如其言試登莘野公門倩閹者獻之時莘野公正焦灼忽誤此機宜又十載方許輪值銓選綠長安米珠薪貴甚不易居而足疾又苦無鵲飲能立除是以皇急耳忽得此丸吞之臥終夜骨節錚錚作奇響一纓熱氣直由湧泉透泥丸而病果霍然愈心德之召豹至前欲酬以

金豹駒騰對曰小人不願受賞賜願求收錄供奔走是矣公曰
善卽留供差遣累勸慎非鎮日居大廟者可比已而恩綸降果
授竟郡太守遣豹竟道士所在則已不知於何時逸去携豹抵
任所一切皆委任之不兩年而豹之私囊且盈二千金矣而貪
醺方熾苞苴無已時公俱優容之時監河使者因繹道失訪廟
塌已久疏請築隄中丞奉召協同與大工監司以下各官咸與
是役公將至工預戒豹曰吾車馬所過毋驚動邑之長官但從
郭外覓一潔淨旅舍供一夕餐眠足矣豹聞之不樂雖勉諾而
心終怫然是夕鷗鳴鳴於簷聲如鬼怪晨興策馬隨公車後胥
徒咸見豹之馬尾後有鬼燐二團高下滾舞告之則怒罵且以
馬鞭擊人首月餘工竣慶安瀾矣公辭中丞歸道經曹州西郭
豹見路旁有童子披髮垂肩膚如雪映立樹杪摘桃甫熟者

作餐豹馬背晚之桃雖小而燦爛若朝霞爾此時胡得此馬藥
者耶童子曰此名益智子爲吾鄉土產邑所不易得者也味
雖微酸而甜香頗適口且能爲人益智慧爾係仙人所植者爾
姑擷其一與吾童欣然與之歸於馬上大嚼乃一入喉際心頭
遽怔忡不已始頗不以爲異瞬至膝懸裏知豹先馳至竟一旅
館湫隘非常牛溲馬糞且滿其地三闕打頭屋几榻亦無公下
車俯首入問豹曰奈何於此虛擲卿豹遽歎曰作惡聲曰汝自
愛之於我何尤曰我不過命爾不驚動官長何曾愛此等蹄蹴
豹益怒曰窮措大爾不過齎藉二三年耳爾妄自學大耶某曾
伺應某中丞某御史大夫尙未見汝此般窮乞相適右手執馬
箠口講指畫箠閃閃時近公顧公怒曰爾橫逆若是然則撻我
耶曰諸君受教言未已而箠已墮擊道中爾之左青紫墳起如

贅疣痛極蟠伏榻下且狂呼館主多人聞聲奔至而豹已叫哮
出門揚鞭馳去扶公起公云我竟郡太守也惡奴犯主無使之
逸逸即於地主不便衆驚駭羣以械逐豹豹揮筆與衆鬪筆落
抽腰際利刃亂斫之傷兩人臂一人云曷挺擊馬足馬果人立
始掀豹墮地衆拳而縛之反接來獻滕卒猶未歸獄官某聞信
奔至氣喘汗流膝行請罪公云是不干爾事曷置奴木櫺中即
煩解至郡中可耳館主裂帛爲公裹首扶登輿疾行而返至署
而獄官亦以奴至銷差公傳語先選邑宰收狴犴閹署沸騰醫
士調藥敷之竟展轉終夜痛不能交睫明晨觀察許公知之勃
然怒曰此風尚可長耶高洋斬亂絲吾當效之急呼輿馬親來
慰問公匿重帷中不敢見許公知其愧恨歸坐堂皇即飛符提
豹出獄鐵鎖銀鑕面形如鬼問豹曰郡守與汝何名分曰郡守

乃小人主曰汝是何人曰奴才公笑曰汝尙知之耶卽命拉出豹疑仍付獄及至轅扉之左見有五花僧子短衣持刃以伺自知命絕大哭坐地不肯起時春小嫁明生已生子矣三年不晤兄亦未得鯉魚尺素先一夕忽夢螺娘含笑來與之握手絮語如平生夢中驚憶其死曰嫂氏得毋懟乎曰吾正欲詣覓那尋汝阿兄旋遽然醒知不祥因携壻備車赴覓兄主署叩闥者自道來歷問者矍然汝來尋哥子耶遽赴道轅緩則不及見矣問何事曰汝且運去自知之及至轅則豹已脫衣脫帽就縛若雞犬春小大呼哥哥何事豹瞠視迸淚曰妹子收我尸乃一言未終而青鋒已落春小痛哭死而復生者再華野公問而悲之以十千倩皮工爲聯貫其首市櫓具厚殮之親啓其房凡豹之箱篋一一加封誌并出白金百兩付春小領葬小夫婦感激叩

首去忽一書生踵著求見袖出一桃其色黃其實尖曰此定楚丸也服之可愈一切損傷敢爲明公獻服之而筆傷果平渾無跡痛亦頓安欲酬以酒醴堅不受問名氏亦不答堅臥之則啞然笑曰某非懸壺者實螺娘兄也渠以桃殺吾妹吾亦以桃殺其軀吾母聞明公能澤民實不忍視坐此厄遣獻一丸以療之非敢無故自毛也言已衆目彰彰而書生忽杳

懊儂氏曰狐之撮合報復均不離乎桃豈真度索靈根有如許種類耶特狐之幻化耳旣幻化矣則不應誤適旣誤適矣卽有以巧避而乃醉後現形身蹈白刃邇時雖欲幻化而有所不及然則褻緣固結卽狐亦有所不能逃脫者與豹若久賦潯閭并無一枝之儲僅僅乎窮餓以終從何得斷頭罪如意珠之贈狐亦黠毒矣哉吾鄉舒雲楣父執工書善詠諸足跡幾遍天下嘗

云六安山中有一種野桃子與蓬顆爲伍翠色如油名曰仙人桃得者持至密室對之三拜然後瀝衣醉舞或翻筋斗或作蝦蟆跳或作新婦拜或作白提舞或笑或怒做種種鬼臉明日宴客切桃少許入酒中與客飲客自然裸其體作種種惡狀觀者絕倒及至酒醒問之殊不自知也然則豹所服亦有仙人桃之一種歟誠不敢定

爬山虎

昭陽南郊滄浪水溪相傳爲范文正狎鷗亭址四圍綠蔭裹小市廛畫中居也皖江士人某尋親至此行旅店中甫就枕彷彿見萬山削巖非復水鄉嵐靄接天蒼翠如滴綠際有蘼茅十樣似是隱君子避難人世小築幽棲者惟四隅壁立無羊腸鳥道初不知從何攀躋欲往遊之又自恨無雙雙綠翼耳旋見室中

有美好男女二青年紅粉偎倚有情握手凭肩盼睐互媚令人
動伉儷之好心油油焉正引領間忽見男子翻然至前揖而言
曰廬庶不遠願長者移玉爲山居被除不祥士人云頃見居高
而俯瞰者其子也耶曰然曰子是誰家耶當明以告我曰某天
女後裔也自名軻兒妻名鸛娘頃自海上來結廬人境幸無車
馬喧夫婦善嘔兒女善舞無絲竹以肉勝長者其有意乎曰善
則善矣但峨峨百仞無天梯石棧旣難臻升亦難蟻附謝家屐
短阮氏途窮奈之何哉曰長者第閉雙目附余背自能拾級而
登不借騶雲而上也乃如其說果飄飄然躡空際俄頃曰至矣
視女子皂褐素裙風姿姣好迎門相迓笑問郎君邇得長者來
乎曰來矣士人曰此卽君家鸛娘耶男子笑領其首視室中几
榻明淨供帳豐隆雖一畝之宮泥牆土壁而軟紅不到虛白自

生誠不啻仙人洞府室中小男女其數八皆玉肌勝雪嬌靨如花一律肩齊無年齒長幼之別士人笑且疑之男子曰此皆孿生兒也長者幸勿以蓬頭歷齒爲笑曰在昔周士尙四索而生男何子多能竟一胞而數子其並蒂蓮耶抑同功蘭耶誠人瑞矣哉無何採山果市村沽奉客跪進一觴顧而樂甚男子笑曰此誠如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也夫婦引吭而歌聲極細碎四兒四女楊袂起舞亦頡頏上下如游波焉乃默識其詞曰淺煥輕寒斜風細雨瞥眼花朝呢喃花底若个捲簾招明識飄零非計人情惡王謝寥寥門牆外甘藏鳩拙懶逐鶯嬌怯冷酒帘梢回首庭闌山咫尺非遙珠簾盡揀爭奈逐春潮況又蛟龍渤海好春去難趁歸橈垂楊外聲聲語細處處魂銷歌已夫婦皆泣下洸瀾小兒女亦嬌端流汗土人停盃問何曲曰此東風齊着

力也乞長者再進一盃昔趙氏祖姑能作掌中舞小兒女承胎
教近頗演習願爲長者壽士人曰清歌妙舞無不醉心特憐甯
馨遠過勞煩耳乃一言未已忽問最高處有猛獸挾石聲崔巍
欲驚男女皆愕但無人色小兒女走匿膝下涕泣漣漣士愕然
問是何物男子云此廬山虎也若凡掀屋破則全家無完卵矣
乞長者救護感莫大焉因夫婦叩首不已士人云某繡絲無子
建之才祖楊無卞莊之勇談之色變聞亦心驚白額當前身且
鬻粉尙能爲他人作杆禦乎母倉卒無以應女忽警悟曰郎曷
送長者歸毋專楚因對泣作無益之咪咪也男曰善仍以背荷
士人回匆遽引遁而已邈然則此身仍在旅館中聽屋上瓦響
不已篝燈視之則梁上一燕子巢雌雄正相對悲鳴狸奴高踞
屋脊嗅而知巢之所在爪挾其瓦已通明意在攪雜燕啖嚼夜

昏黑有翼不能飛士人悟乃大聲吆喝狸不畏因取竹竿狂擊之始去晨起倩工以木板遮護視燕雛其數符蓋四雄而四雌也明日東裝他去雙橈前水泛泛綠波中有雙燕翔且鳴或集帆檣或依舵尾送十里餘尙戀戀不忍別士人呼之曰鴈兒耶鴈雛耶遠送足徵高情但恐箇中黃口兒啼聲斷也燕若有知掠波飛去

三十三是

吉安劉鑑僧善風鑑凡冠蓋縉紳巨室大族多樂與之游比之爲姑布子卿復生也見人好談三生幻化九幽詭秘等語問何師承曰嘗游沙漠遇番僧得願希夷相人書十六頁字皆古篆若符籙文亦奧衍若梵咒玩索十八年僅索解得一百六十五字然技亦神矣凡人從精靈道中來掌上必有疊山文縱木石

道中來必有雷回文從美人轉世而來必有藕絲文蓋情根未
斷也從飛仙歷劫而來必有煙霞文蓋靈氣尙息也從高僧
墮世而死覺上又必有蓮花文蓋宿行能清潔也他至忠臣孝
子義俠之骨殖者亦各有文之在手又大同而小異也人聞是
言者皆曰此言誠然也一官曾寓谷縣轉衙齋晤吳州詹石
與某湘鄉值一尺許之合十曰先生貴人也都轉喜爲介紹
乞爲先生相終身僧云君義氣迥上風骨高舉雙額插眉梢兩
瞳子方且碧其孝友根於天性智慧不昧本來然其血清而不
映其氣醇而不厚位不過明府壽不過大衍可得郎君封比二
千石耳旣而脫幘觀頂有川字骨隆起乃膜拜曰適方外所言
猶未能申肯先生從神道中來當仍從神道中去人位雖短而
夜雨秋燈續錄

神禽固在當不止以哲嗣封贈了事都轉問劉士何所見而知其神道中來曰此君掌上必有文如梅花枝結歲者左掌更有文如旗鼓右掌更有文如印劍此明驗也若一無所有請挾和尚瞳子去屋簷成起觀先生手良確始服其水鑑之神踰兩科先生果登賢書錄取爲縣宰時太翁太母俱高年不忍以五斗米易晨昏上書請終喪閉門謝子喧詞賦詩往往嘯歌出金石年四十有五抱微疴醫士誤進虎狼劑遂殂易簀前一夕忽蹶然起時時不已旋自歎曰雪蓬僧語錄果不爽乎因於枕上叩首泣告二老曰兒不肖不克奉老親以終頃見有虬髯朱衣方士捧木版來朱書上方大篆靈蚘塗鴉了不能辨方士云上帝勅汝爲昭陽靈應侯尙慎旃哉毋負厥職兒叩辭不獲數當盡手昭陽距此僅一衣帶水乞焚紙船兒魂魄不迷當乘風一來

歸常繞寢門左右也嘗已含淚而瞑明日竹西士人某有事真
州踵先生門告闔者曰昨於途中見汝家主高車駟馬鹵部森
然問何遽富貴汝主笑云君亦太小覷措大矣然則長不發籍
耶問何往曰往昭陽耳雷掣風馳倏忽遂杳此吾所目覩者奇
乎不奇闔者泣云家主已物故矣士人大駭闔室益信僧言之
能符踰數年太翁偶發臂痛曾延名醫擬一藥券服之痛除至
是後發而藥券乃先生生時代爲收藏檢閱總廚苦無覓處而
君臣配合記憶良難不得已遣闔者姑往昭陽一行命伊就廟
中宿或於夢寐中得先生指授知券之所在闔者名成壽泗之
紫陽人素忠直銜命買舟烟水茫茫刺入海陵深處不兩日抵
昭陽問此間有靈應侯廟堂乎土人云卽吾邦之邑神祠也因
齋沐詣祠婉致廟祝云某有心事求明禋示兆今夕乞求庶下

宿房值所不吝耳祝首肯時已萬戶篝燈傳晚餐矣成欲往市肆哺啜祝云汝餐已速回遲則恐成門外漢曰諾乃成去未移時忽如飛奔至直詣神龕下挺然跪倒崩角連連旋仰而瞪視應曰好又連聲曰好好再叩首又應曰是又連聲曰是是卽應聲昏仆匍匐不能興祝驚駭救之甦環問所自成泣云實告君等某冀州詹氏老蒼頭也此邦明神爲吾舊主頃奉老主人命以藥券乞靈某頃至飯肆方沽酒舉箸忽有兩褐衣人奔至問云汝詹府幹辦成對耶曰然曰伯爺傳汝曰此間安得有伯爺曰去自知之言已卽左右挾余如飛走至此一舉首見巍巍然金冠縹服者果余之舊主其時若忘其爲陳人悲喜交集不覺跪拜間主立而問之曰太翁太母安好否余對曰好旋坐而問之曰夫人無恙乎對曰好又問公子尚安靜耶對曰好藥券在

夫人內閣第三書廚內某書某卷某頁中謹記勿忘對曰是汝
回代我叩請太翁太母安傳語公子努力事帖岬莫以家貧墮
志氣吾家祖蔭厚雲路亦非遙也對曰是幽冥路隔神人道殊
嗣後毋輕易再來自取罪戾對曰是言已滿堂人物一齊烏有
惟鑪燼氤氲龕燈明滅猛然自省卽眩暈若迷耳祝云此邦亦
久謫邑神爲詹孝廉但神之侯封自勝國時卽頒有誥勅至今
不移何子聞爲伯然則另有褒錫耶若是則降一等矣成亦不
解所謂翌回眞州直隸昭陽夜夕事夫人詣內閣檢點果於廚
中得券舉以奉高堂一家驚歎越二年餘江西張眞人忽遣一
小法官來焚疏神座并以文書示邑宰云請爲邑神換伯爵頭
銜緣楚有小邑遭赧寇亂王師勦逆邑神效靈事平邑人籲請
加神封號遍查神冊惟昭陽侯爵可借故以伯歸昭陽而以侯

與小邑也神若前知故胥役得預稱爲伯又兩載黔僧名大通者自云是雪篷三世小弟子飛錫朝南海途遇一偉俊丈夫相與坐碧杜之陰揮麈談空動澈玄秘問姓氏丈夫自陳爲眞州簷石琴也問何往曰勞勞宦海二十餘年今始得棄同敝屣脫然寡累將游海外三神山不復再受羈勒大通驚異曰山在虛無縹緲間船近之卽仙風引去君能往游得無仙乎官人掉頭一笑天風浪浪蹤跡頓杳

懷儂氏曰雪篷僧談相詠詭似枕箱秘笈眞有人間未見之書然僅能竊先生由人而神而不能知先生更由神而仙相法未免疎也先生詩詞集於古人則追蹤元白於時人則效法趙蔣煙霞作骨金玉其音讀者莫不知其爲姑射仙人不食人間煙火者冥官沉滯竟能棄職登仙始知風鑑雖神終不若文章可

據

酒泉

潞州咸生風流倜儻顧影寡儔嗜酒成癖逢糶車口流涎者屢
矣而杖頭時缺乏怡如也嘗拈五柳先生傳中語作厚詞署門
首云性嗜酒家貧未能常得射唐句又自畫小照作劉伶荷鍤
狀自題云我其伶伶其我死便埋可乎可一日有羽士來訪問
生云玩君雅謎當是能飲一盃無也曰然曰君速賞濁醪爲道
人作謎贈生聞之頗踟躕緣囊中無錢不得不愁沽酒矣羽士
笑曰某亦知君非怪客漢第酒吻渴燥亦憔悴可憐僕頗有點
金術賞綠醪無難當轉以相餽然不能無功受祿請以椽筆爲
勑秀才作傳文能工酒卽至否則方外亦自向旗亭唱曉風殘
月已也生聞之狂喜曰濁富缺於天清才吾自有之卽搦筆勑
夜雨秋燈續錄

塗頃刻揮成羽士額誦一過掀髯大笑曰麴生風味洵不薄哉
昔遇果老兵解化去頃得君傳藻繪鋪陳麴生可以不死因探
懷出一小壺蘊就泥瀝傾瀉之如泉流之涓涓比紅濤之滾滾
少頃盈甕乃布席中堂以木杓斟飲一晝夜生盡三十六杓羽
士盡一百二十杓僵臥三日忽蹶然起視庭中有井卽凭其石
闌大爲嘔吐酒味薰蒸可翻腸胃生不爲之忤且大噓曰快哉
吐也羽士吐已携壺遽去由是井泉成美釀初不假鑪鼎蒸
造自然甘芳生爲之樹謁床懸輶輶朝汲暮汲供酒客河飲日
得利過萬錢遂成富家翁然文思竭如習井心計轉粗亦不
復唱渭城矣高陽生飲而甘之辭善酒泉二字勒於石闌附
以贊曰卽泉香卽酒冽泉不習酒不竭仙人唾餘化冰雪大海
鯨鯢吞并滌萬歲千秋酒人悅踰兩年羽士忽又過訪生欣然

敬迂敏首泥謝感仙人德惠誠無涯也羽士云門外有同儕八
人曷邀之入肆一酌君家美醞生如命延八人入一貌于思者
如故將軍瞠目狂笑脣腹自捫手揮羽扇吐氣成雲一進士服
者眼光如電和藹入心永霜在面黃梁罷炊青萍倚劍一唱道
情者飄然從風笑策紙蹇勝跨茅龍自云方外曾官侍中一觀
太極者且悟且隨相國之兒皇后之弟掛藥冠簪煙雲遊戲一
賣策離者何處小姑娘綠髮覆額白雲爲髻零陵之桃曾種萬株
一跛其足者經行乞于屠坊如鐵中懷若玉腰下懸壺飛出蝙蝠
一美公子者鸞翔鶴步鐵笛雲橫袍衣雪聚開頃刻花掉頭
飛去一敲鐵紳者歌聲踏踏自別臨淮一韓一襖仙乎仙乎笑
而不答羽士命生一一爲禮然後席地坐汲井泉斟且酌首座
者笑曰不徒人間亦有雋味然酒味過冽宜淡淡始耐久也未
夜雨秋燈續錄

座者笑云此較之鹽淮酒家味亦伯仲然海老較猶伎倆不虛
墮落耶相與鼓掌湖士呼生曰之數子者老少男女妍媸不一
然皆不從人問夾于易以夙昔智囊一人一贊狀其形態幸毋
吝焉生唯唯獨筆索枯腸日影移晷不能道隻字頰面流汗喘
息如牛湖士知其難曰改作一篇酒泉賦坐仍不屬第二座者
笑云海老過矣子界渠以渴富渠反自受其清才二者本水火
不相合也言已闕堂各起而散步湖士至井邊喃喃數語一三
足蟾忽然躍出金色陸離飛登羽士肩一聲長嘯紛紛歸太虛
井由是味淡不能成酒醺然汲以造之猶異尋常生愧恨棄肆
入中條山探藥潞人傳爲仙去然耶否耶

九蓮洲高會

東陽宗海帆進士戲作鍾小妹傳宣子復再拜獻小妹斬鬼曲

乃一時遊戲文字耳非真有其事也卽所謂小妹者亦子虛烏有也乃管城所託精靈遂通一日宗與宣子聚飲於臥牛山房晨起視案頭燼灰鋪且勻灰上劃草書數行云海君文字瘦君詩文故風流詩亦奇莫當才人鑿空語如聞上界步虛詞神通早乞天孫巧刻畫須防月姊知太息青萍鋒易鈍雞番蹙斷小蛾眉另一行註云君等瑤章已收入清虛秘府神人心思和盤托出爲裙釵生色多矣雲英夫婦邀集海上九蓮州高會雲路迢迢過此停鸞驂以謝鍾氏小妹歛衽噫其冥漠中真有鍾小妹耶抑或他物所憑供以擲揄文人耶西望遙天萬山欲雨相與悵惘者久之。

韵小

麻二郎麻城人面麻而性好修飾晨起必以皂角搓面使瑩潔

夜雨秋燈續錄

卷八 九蓮洲高會 韵小

十五

可鑑影而後已其父刀筆小吏也初與妻媾生長子曰乙郎能繼父業旋狎驛亭娼邸賽金而生二郎天穎頗慧解識之無尤能操柔翰作行楷無俗氛閒爲小詞亦有雅致故里人呼之曰邱中有性淫蕩年甫舞勺卽潛與婢媼宿父知之而不可以拘束也故里人又名之曰小登徒某年適寇警全家陷賊巢父兵死其兄携郎走海上資緣離賈聯婚媾遂家焉慟妻妹均爲賊脅潛偵之有鄉人逸出者云其家雌流均爲賊脅至金陵朝夕供歌舞其女艷絕將冊爲僞王妃兄憤激更冠服作村人裝魘至虎穴賣炊餅出金葉珠題賄賊酋左右得贖婦女而歸之婦亦隨之出骨肉始團其兄服除旋以軍績官縣令聽鼓案申乃以家事委郎得自專主益放縱無忌憚焉輕裾艷服搔頭弄姿議論風生曲盡形致一時貴人多樂與之游海上向多妓郎常

品定甲乙凡矯鶯乳燕膩粉粗釵咸標題而歌詠之名其藁曰
煙花蕊榜自號曰風月畫狐裘出爲洛陽紙貴凡百工技藝
醫卜巫蠱等術靡不備其彷彿人又名之曰半部不全通天
曉又善歌凡立飲隨處唱道之步虛禪之梵唄乞之蓮
花落皆能曲肖得則錫政聞聲詠諧科白無不入妙客有宴集
者無不則滿座不覺合呼曰絲綢客又曰合歡如意君以
是酬酢無虛日其有以婚姻問因爭訟者一問之自毛曰剖臬
牘吾家學也奚不情我因詢時爲訟者捉刀訟者呼之曰曾不
容蓋歎後語也其性好絳綰愛博而情不專每寓目即動慾念
忽忽鄰金銀指攜一但一接匪徒同輩等輩降等不再游海上
粉黛咸名之曰麻一接久之色脂益張見有倚門女者雖良家
亦必多方謀致之海上向有貧窮無以自給者潔除房闥虛設

筵簾以待淫客奔女之歡會名曰寄香巢客有所見卽向巢主
言居址何處面貌何似年齒何若彼家卽囑寫少韻頌果携
其人來任客嫖褻而去得資瓜分之值亦廉卽遊於巢者屢矣
一日見碧桃花下柴扉半開白藕花衫子女郎風致秀逸卽顧
之笑女郎亦流盼送媚旋入而掩其扉猿馬大動急詣巢袖出
番餅鏘然囑召眼中人甚急巢主誨其資曰此孫三妹也卽君
花榜中人少頃果携之來時日已昏黑不辨真贗卽擁與綢繆
燈至曉之大驚蓋其妻也問何以至此曰卽有巢僕亦有巢各
遊各巢初不料邂逅而同其巢卽何意情哉卽乃反笑轉携妻
徐步踏月而歸心亦未嘗少芥蒂客有問而艷之私呼郎曰遊
巢太戲又仿章回小說目云孫三妹紉立勾魂帳麻二郎巧遇
寄香巢蓋實錄也卽旣與醴賈交與貴人游意猶未足見交游

之廣蓮幕嘉賓司闥宦僕又引之訂車笠久之得其秘又往往
爲貴人司筆札供奔走益便捷焉偶見邑幕有小僕美如鄭櫻
桃艷之詭與幕者善因得通其僕幕者秦人也性魯莽善拳勇
晨起適郎正擁僕抱背而眠幕大憤恨毒歐之使裸體跪謝自
批其頰而後釋去人聞之又名之曰批頰鳥隣有烏三娘老娼
也郎時眠其家偶厭其老逾蕩私浼薙髮匠撮血餘之絕細者
袖而與之媾事訖潛納其戶內娼不知也明日發甚急呼健兒
勇有力者媾再三獲轉劇心駭且疑窮其源知郎之惡作劇因
市豬腸杪之肥且大者反蒙短木杵上漉漉而擻之出患始已
心懟其爲人卽以腸和薑豉爛煮召郎與之餐郎亦不知大啖
嚼頗以爲甘得盡器而去人乃名之曰拖腸鼠又平素狎妓好
以三寸不爛舌代膝下物故又名之曰吸精虎郎善演劇得母

氏心傳粉墨登場與優伶無二時母死未葬偶詣戲館睨視良久技藝難爲情即狂叫脫絨絛紗帽朱衣登臺演祭塔故事維妙維肖營卒其惡之甚乘其引吭顧盼時幕登臺而猝之下詈且歐觀者愛郎之傳神而惡卒之橫暴爭護郎而反歐卒幾斃人聲咽咽如鼎沸邑宰奔至見郎猶作狀頭衣冠臥地若僵叱逐之昇卒擁衆去人又名之曰優孟狀元明年寇平金陵行賓興盛典郎乃納粟道旁於遺才名入珣閣居然成文且聲調鏗鏘句必排耦乃夾帶坊本摺湊抄襲而成者並無一句近題之神理榜發康了故作憤狀錄落卷鐫板徧政於學士大夫自謂滄海遺珠惟此稱魚乘無上品石梁老子通儒也批云聲大而宏詞艷且偉的是時趨乃亦落孫山此劉蕡所以慟哭也人聞而哂之又名之曰遺珠恨者郎由是神彩又一變嘲謔之餘難

以腐朽騰施之性轉而宰職乃慨然動宦念納資爲郎得以縣
令俸銓居海上無所事日於妓窟教雛娃歌唱捻檀板品橫簫
循腔按拍意態閑如人又名之曰妓師又嘗自述生平遭遇旁
及搏戰射獵猜謎屬對等技下及烹飪修造置帽裁衣等事名
其書曰江湖必讀乞食錄知弁首自嘗爲習幻居士嘗作雛妓
月經布詩云尺布裁成子細縫溫柔宛轉裏幽宮不容塵柄敲
門入宛似猩屏着色濃春水一泓清可潄夕陽小院煖能烘可
憐騎馬歸來晚何管花開月月紅人爭誦之仿蘇軾鞋例名之
曰麻月經石梁老子聞之鼓掌曰異哉何麻二郎嘉名之夥也
然恐花樣太多香譽益廣反致淆亂曷統錫以美字之一使千
載下慕其人者可隨吻樂道初不假更僕而數之爲便也僉云
是誠非老子靈慧翻陳出新恐不足以包羅二郎生平老子云

吾亦不過求纖巧惟兩字誠切合如鑑九州鑑未可以更易因問云何曰韻小衆乃拱服歡喜作禮而退歎未曾有懷儂氏曰麻二郎即邱中有卽小登徒卽風月董狐卽半部不全通天曉卽絲繡客卽合歡如意郎君卽曾不容卽麻一接卽遊巢太歲卽批頰鳥卽拖腸鼠卽吸精虎卽優孟狀元卽遺珠恨者卽妓師卽習幻居士卽麻月經考其實則仍一韻而且小之麻二郎也乃如之人言之可醜然其技亦良非易易世之狎客淫朋有不奉之爲鼻祖者乎不能留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二郎有焉

四夢村

雲夢山麓有煙火數家曰四夢村緣其時有善作響夢者四其一賈漿翁其二里之蕩婦其三野寺僧其四牧豎子也翁嘗夜

起就竈燃束薪取禦冬旨蓄盡烹之漉白粲作炊開泥甕取釀
勞勞半夜已而明燈高坐雄啖豪飲醉且飽鼓腹高歌家人知
翁在黑甜中作用不敢驚詫仍酣眠食已復掩燈就寢晨起自
視壁上舊懸竈肩鴨臠之屬一空地下肴核狼藉乃痛詈是何
處婆兒偷嚙吾脯藏卽不爲爾翁留一嚙耶適野寺僧有花
龙搖尾來翁家銜地下鴨羽去翁偶詣廟見之卽疑僧作鷄詈
毆不已僧飲忍不敢與翁辯人咸不平問僧何畏惹之甚僧笑
云某亦嘗夜起作饌安知啖翁家物者非某也耶蕩婦嘗夜起
周行庭中視月色甚朗潔惆悵良久忽開門取檐汲溪水傾廚
中五巨甕往返十餘次始畢其役擔甕繹又取箕帚徧掃除使
內外潔淨然後昏然復臥晨起詣東廚視甕中清泉皆漱灑庭
中清潔無纖埃乃欣然喜曰阿娘正苦乏汲誰庖代我耶適見

牧豎子過其門肩荷擔水器卽疑昨宵事爲牧豎獻勤呼而問之豎唯唯益信且感其酒饌慰勞之直任不辭家人私詢之豎笑曰某亦嘗夜起汲水曾經水濱逢隣家老狗狂吠不已嚙傷我脛股始昏仆幾墮水淵昨爲阿娘擔水非我也耶僧嘗夜起裸其體一絲不挂踰牆入翁家竊腕中齎驢跨之出東行十餘里會經晨農人起作苦見之大駭逐之乃反奔逐者在後僧策驢直入蕩婦家家人噪呼執之下施老拳始啞然醒咸以爲方外裸行有傷雅道而婦則瞠視無一詞人訝而問之婦曰我方疑我在夢寐中耳不然世有清醒人而得見此奇形異狀者耶牧豎嘗夜起下白板門移之傍翁家茅簷梯而登其脊大聲呼救回祿家人驚起隣舍各集問何處焚燒豎漫指之曰此炎炎者非與衆四覓無蹤而豎猶狂呼不已始悟其身夢中梓

之下訪歐之始雖而哀啼忽聞翁在太榻上大呼召兒婦輩曰
吾方夢家室遭祝融及驚寐果聞屋上有呼救聲至今猶心悸
耳蓋翁又與豎占同夢之緣矣一夕有偷者乘月色至翁門首
正擬穿其窬忽聞雙柴噤然闢翁徐步以出偷者恐翁見已急
躍登大樹之杪以覘之翁立打稻場四顧徘徊殊無所事旋有
三人陸續貿貿然至與翁略抗手卽席地團坐語糲糊不可辨
視其人婦與僧與豎也忽有小黃紙寸許長自東飛來如蝶如
燕四入一見卽蹶然起爭攫其紙紙飛仍向東四人者卽魚貫
以隨偷者知有異潛尾之行不二三里抵一大村墅門內華燈
爛然酒霧正熾紙飛入四人者亦隨之入偷者因潛登其梁見
上座一長髯客骨相清癯對坐一女道士風神秀逸左右一男
一女皆少艾美麗非凡中庭鶴立皆艷婢姣僕往來傳餐女道

士見四人至笑曰爾等來耶蓋演劇佐主人飲四人者齊聲曰諾翁遽伏地作蝦蟆跳婦翹一足作商羊舞僧伏地學驢鳴豎巨蹠曲踊作獼猴獻果狀忽瞪視寺僧良久歡忭曰如此好驢尙不欲跨之歸耶卽躍登其背手擊其臀大吆喝僧驚起掀之下疑翁之辱已走捉翁髯手批翁頰翁怒然又疑婦之惡作劇趨近其軀摸乳而接吻婦白眼大罵曰狗彘奴敢輕薄老娘耶然又疑收豎之無禮揪其髮自解褲就其口以溺之座客皆鬨堂女道士獨忍笑大聲曰止爾等本隣人何遽因演戲傷和氣盍互拜和其事四人者果拘怒爲喜對作新婦拜形狀彌可粲也女道士云夜深矣當送汝等歸袖出一黃紙如前者焚之四人者果拜謝而出時偷者已神倦思睡聞長髯者笑云煉師戲甚好然梁上君而作壁上觀興亦豪哉當呼之使下偷者不覺

昏墮幾折臂。將客云有小龍。贈幸勿誤。今夕夢言已取白金五兩。贈而麾之。出一反顧。則屋宇全無。乃在叢莽中。明日潛訪四人者。則皆高臥未起。似一夕勞頓至極處也。至今雲夢尚有傳其事者。

懊儂氏曰。世無人不在夢中。人無時不在夢中。昏昏懂懂爭競不休。一入知識。正法眼藏。不過恒河沙中數千萬億栩栩之蝶。蟲蟲之蟻耳。因夢村中得此夢。稠真真幻幻。雖有春婆大聲疾呼。當亦無如之何也。已獨座上虬髯。似得李少翁術人耶。鬼耶。是耶。非耶。羌未敢定其主名。請闕疑以質之知者。

清波公子

冀州黃郎十香字杜若。賦材淵雅。秉性堅剛。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卽蜚聲庠序。然落落無頭山。氣素慕朱家郭解之爲人。青甌

夜雨秋燈續錄

卷八 四夢村 清波公子

三十一

之旁置鐔鐔人多非笑之謂秀才縹虎有才搏鷄不武世有怯
弱書生而能步荆蟲之後屢耶耶笑應之曰吾雖怯然能以氣
勝目空一世心雄萬夫安知白屋下無要離其人者與君亦淺
之乎視惜大矣家素豐屢急友人難傾篋倒篋不爲客坐是遂
寒妻薛氏琴娘美而賢不敢怨且助成之往往不足輒典質簪
珥以供良人之揮霍友有進箴勸者曰君之腔餘漚血骨帶霜
寒誠不可及然應視孔方唾棄白蠟恐非所宜無論人生衣食
非錢不生且倫常繫焉如君臣一倫讀書無膏火技選無盤川
能行赴賓興典乎卽納資爲郎更不可以赤手是舍此則君臣
之倫廢也如父子一倫晨昏定省冬夏溫清雖刲臂割肝終不
及杖頭三百令親道遙否則尊畔失甘旨之憂寢門有太息之
聲杜鯉容雞能行竊以盡孝思乎是舍此則父子之倫廢焉如

夫婦一倫諺云酒肉朋友柴米夫妻被羅綺饜珍饈始獻嘖笑
及蓬首斯飢柴骨不暖下堂求去頗難爲情朱買臣非前車乎
是舍此則夫婦之倫廢焉如兄弟一倫長枕大被世有幾人伯
埶仲篴久無此響惟銅山在左金穴在右始得保荆花永不凋
謝耳是舍此則兄弟之倫廢焉如朋友一倫更不外此雷陳膠
漆陶猗金錢是一是二管鮑論交非亘古佳話哉是舍此則朋
友之倫廢焉郎聞之撫掌不已連傾數觥叩槃作歌曰座客不
復語酌我黃金盃盃中潏灔紅玫瑰美人顏色三春催春光能
有幾日住彈箏高唱日數回和嶠土戎亦傖鬼千金散盡吾復
來不見北邙山畔冢纍纍玉川金谷安在哉郎有總角交王孫
旦者懦而愿生母不能得翁歡遭讒死馬阮之禍旦飲泣不敢
有後言旋娶繼母多氏淫而悍翁歿旦曲意承順猶往往遭鞭

答人咸不平然皆坐視從無以一言爲且解圍且妻辛氏筠娘有殊色多甚鍾愛之猶子名彪者屢調之且妻投梭傷彪面多大吼怒益挫辱且郎聞之言于文社友曰吾一劍鳴十二時當斷此淫凶首耳明日果聞彪爲人殺于野多悲憤竟流訟師牘以猶子爲逆子所殺鳴于宰乞逮治且知之匿妻尼氏庵而自投于郎泣云某以亡命來依文舉君能生我乎郎云是誠在我因匿且複壁中潛命妻子進餐飲誠僮僕無漏言然由是風波生鬼物瞰往往牆頭露捕人半面風雨淒淒屋上瓦響黑索鏘然甚于風鶴午夜且對郎泣云某之子後母劫也坐是累君何以自處行將赴荊州郎云男兒重血性丈夫共死生奚可首鼠兩端效齷齪兒乎子第無恐翌偶以怒杖小婢逃之母家走訴宰且言複壁所在宰果率健兒來破壁縛且置獄中郎號叫

無所措旋聞旦被拷掠扼腕傷心出金資臨獄卒脫而縱之從此賈遠出于土窖而杜伏更不在蘆中矣多控且畏罪潛逸宰窮治獄卒加三木吐其實遂逮郎而亦繫于獄且褫巾帶肆敲拍追訊旦之踪跡郎第忍受無語言訊之急則瞪視大聲曰死耳復何言宰云然則多彪之被害當是汝之操刀不然何袒之之甚曰彪實有可死之道然彪死于野時生方與社中文會恐秀才無分身法也若云旦殺旦方懦弱可憐何敢作凶惡事明公執法自當爲彪求凶身不當爲多報私怨宰詰塞然深惡其戇批兩頰盡腫而仍加桎梏夜三鼓衆囚方鼯駒郎展轉臥匣牀不能寐忽茫茫黑暗中露綠火一團其光甚鉅可鑑毛髮少頃壁中走出一朱衣人修髯廣頰步履軒然手執小樹枝蓋火光從枝杪生也問郎云郎君其所謂黃十香者乎曰然曰賄縱

罪虜庭折長官取死之道莫此爲甚冤沉當棄市冤白亦戍邊
郎君毋乃爲俠累乎郎涕滿其膺朱衣人袖出末藥一刀圭爲
之敷杖瘡痛頓止釋頰上微纒如拉枯朽曰爾第低頭不語默
誦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十四字閉目尾余行可
以鑿凶門求免脫適樂土聽鶯鳴也郎蹶然起曳朱衣袍角且
誦且走棘牆重重若無隔闕聽鉦柝之聲漸遠覺霜露之氣益
寒口不擇音脚不辨步須臾聞朱衣人曰止止第坐此援汝者
當至郎啓雙眸則其人已杳視隴坂微白扶桑漸明目前巍巍
然飛檐刻桷高閣枕煙圓其無人惟倚闌席地坐晨曦上傭者
來灑掃聞此何地曰登州蓬萊閣耳郎乍脫於險饑渴殷心回
首鄉關恍如夢寐因望海慨然舒嘯聲動百川旋有少年紫衣
翠幘把白玉塵岸然至前撫郎背笑曰觀子骨相清濯玉潔水

清而乃囚其首垢其面狼狽見於朱顏然則非挂席而至其脫
械而來與子何所遭際曷爲余言耶心驚其神鑑量不能隱卽
慷慨直陳少年云余清波君之仲子也亦遭後母虐遁跡遐陬
效重耳出奔故事寓廬咫尺風景頗佳子能同我游乎耶欣然
敬請少年略揮塵旋有彩鸞一隻剖浪而來泛泛然渺如黍粟
近岸則一鰲鱣巨艦停泊不前少年挽郎躍而登舟中供具陳
設五光十色皆生平目所未覩者脫後坐一青衣美絕偷心竊
異之方欲置喙忽覺水聲澎湃耳竅如鳴春霆如搗戰鼓促膝
清談不及酬對潛穴窓隙睨之則銀濤雪浪皆壁立丈餘如壓
元首魚龍在其上蛟蜃舞其左青衣鼓櫓作歌曰星日迷蒙滉
五色下有貝闕龍宮宅不是神人不敢居萬丈波濤寒澈骨耶
問是何地少年云適去臺下已萬里矣頃之濤聲遽寂碧玉湛
夜雨秋燈續錄

然輕拂微颺四面鱗鱗如縐錦朗朗如鏡堂恍惚有無數鶯燕
之儔粉白而黛綠者笑舞出沒清漣間方深駭詫忽天籟到耳
水上笙管嗷嘈矣則另有綵舟一具若合若離若遠若近有十
數麗姝倚棹矚波頃所見卽美人影也少年携郎過舟瓊筵啓
玉罍陳肴品非人間芬苾探白露爲茹烹紅乳爲脯餐飲第覺
心醉初不敢贊一辭酒酣卽避席稱謝卽便求歸少年笑云頃
猶泛宅尙未一至蓬門何遽言別耶泣陳自遭鼠雀妻子尙在
鄉關故人尙遁草野荷神人拯救奈疑竇未明曾參雖未殺人
公冶曾居縲紲賤子遠矣得毋波及無罪耶少年歎曰此君之
所以爲俠也雖然珂里此時尙無插脚處且權寄他邦眷屬團
圓亦易事耳因袖出一碧玉箋書字如符籙授之曰君持至人
間投五羊使者當調護君無輕擲也已而顧諸麗人曰何以瞋

客諸公各摘寶上珠璣釵釧之屬爲贈曰持此鬻世人可以成
富家翁又藍衫女子俯而笑解裙下綳屬一鈎投海中視鳥已
成枯槎少年略一抗手曰君請登矣宜努力自愛終當晤於此
耳遂辭別一轉瞬則前舟頓杳槎中奇香噴溢神骨俱靡四顧
茫活如驚濤中一點浮鷗聽其所之抱膝假寐比醒則已泊野
岸河水如帶人聲嘈嘈岸上樓閣皆比櫓舍槎登陸路十餘步
槎忽凌風回憶游蹤恍如一夢摸懷中美人之貽則宛然在也
投旅館宿潛偵何處則爲粵中之五羊城聞邑廟果有五羊使
者像晨起齋沐攬鏡自覩面龐鮮潤光澤非復囚容因投書神
龕再拜默禱而去人問秀才何處來則詭云游學中途遇盜劫
囊橐全拋僅隻身煢煢耳私摘釵首明珠一粒售之得二百金
以是旅况頗安適默計入海入粵僅一清晝而人間已歲星一

周天也其時冀州獄驚傳黃郎遁去宰拷獄卒無口供郎妻琴娘肩輿至縣門乞面藻砧曰夫郎當死罪不可死無尸若不以數根柴瘠骨賜歸葬父母郎隴訟雖死不休也宰惶急無策姑慰遣琴娘歸冷枕孤幃晝夜號泣慮多民仇郎之深賄獄卒斃耶而匿其尸因擬破產控諸憲司中丞夜夢一叟策青羊自空際落謂爾夫豪氣不除自招魔障頃已安抵粵中聚首有日何戚戚爲哉宰於是夜亦夢叟呵之曰懷憶漢無輕陷良儒殺彪者自有主張耳無耳陳餘不餘操舟弄楫入於江湖求則得之其人可誅宰醒而默識之晨遣幹捕密授以方曰多於水畔求殺人賊翌日果得花艇老艍師名長東者衣襟有血痕黑夜作鬼語繫之公庭一研訊而卽吐實供稱素與多彪淫賭有隙已悅艇妓阿巧彪恃王孫家貧任拋擲強踞之欲刃彪者久矣某

日適黃郎宴水濱荷亭作文會某枕驚眠詠蒲中間黃郎作險
語故拉之買醉而殺於野將以嫁禍於黃也今故鬼時現形魂
夢大不妥貼量非抵不足以壓煩冤誼自陳狀宰驚駭答而繫
於獄明日琴娘呼號來訴云殺彪者既非吾夫則夫當釋其罪
矣夫安在耶筠娘亦悲涕繼其後云兒夫書生本不能殺人殺
人者既長東則兒夫當請與黃郎俱釋乞賜還使兩婦人得遂
所天宰白眼呵叱曰黃之縱囚王孫之逆母皆不得爲無罪行
當捕緝得之以治其橫戾耳時多氏不安於室久矣私引隣寺
僧大瓢與之狎一夕正醉臥媾暈倦而昏眠夢一策羊叟掀幃
呼之起曰爾猶子彪爲艇師戮株及書生時正授首且同詣街
市觀之一大快意多不覺欣喜挾大瓢裸體不挂一絲携手隨
叟行歷數重闕若無阻隔倏至通衢悵悵無所之月色昏黃中

宰擁列炬夜巡嚴市禁羈值男女狀痴痴如木雞叱之膝立問
名氏則一僧一曾首逆子之王孫多氏也宰怒笞僧而鞭多曰
此婦果非良善立叱逐之由是始謫旦寃是年秋長東按律斬
於市多驚悸死宰亦以玩催科累吏議旦自當日之遠逸也荒
竄二百里外居深山廢寺中授邨蒙爲活一夕對月獨坐思念
麗耦感激良朋熱淚幾如泉湧聞有扣松關者延之入一叟身
長玉立美髭髯隨行一羊頭角端正叟云壽生遁此得毋以岑
寂自傷耶旦云漏網之鱗得汙池之水延殘喘足矣尙望楊鬢
鼓鬣作江湖汗漫游乎曰爲君家事老夫亦僕僕甚矣旦驚且
拜曰寒門不幸幻變非常第種種者老丈何以悉之曰聞之黃
郎十香故謫其曲折曰十香吾恩人也而今安在曰萍蹤不遠
老夫當挈君往迎之歸耳袖出綵絹一幅擲入空中化一巨舫

羊驚欲鳴兕禁之立化爲禿髮童子坐舫後司箛櫓擊且同登
少頃飛入空際白雲團團晶瑩滉漾宛在銀河中行旋目元大山
十數重舫稍近則樹頭鏘鏘石筍齒齒刷舫底如爲人搔背已
而天風忽狂舫又高起十數丈俯視塵海茫茫焉誠不能辨其
孰爲城郭孰爲村堡惟煙霧朦朧中露黃流一綫如一衣帶蠶大
行萬疊若朶朶青芙蓉耳叟云如此快游秀才不可無佳詠且
時已胆裂驚懼無人色叟大噱云書生亦何饒也誠不能如十
香之磊落因口占長吟云漢使乘槎豈不經滿身風露泛空青
一聲杜宇千山響回首崑崙水氣腥童子倚櫓抽洞簫和之其
聲嗚嗚如玉子叫非凡響也旣而雲破月輪逾明雲從乘風逾高
叟指五星曰此中皆有好世界且曉之果晶瑩中宛有樓閣樹倒
木人物皆小如蟻蚋曰以叟神通能身入其中乎白子尙有日
夜雨秋燈續錄

情未遽超逸他日可至此尙非其時也又觀月中有大山三峯一峯飛雪一峯冒火烈燄騰騰矣問何故曰陰極陽生無他異耳問真有桂樹否曰誠有之旋一桂實飛墮且懷中嚼之香且甘心脾爽適俄頃槎墮曰至矣因命童子扣戶雙舫仍縮爲綵絹折疊如方勝納袖中須臾戶啓黃鵠出迎見其悲喜交集問蓬飄何處曰故鄉二百里內耳問頃何遽能來因指雙舫之曰此丈神人也詳述所以郎驚而再拜殷殷邀雙入其室雙云夜色漸闌當趁此一輪兔魄爲榜人作指南針勿逗遛欲歸則歸耳仍以絹化舫立叱童子爲郎束琴書簪襪安置舫中卽携之同登斯須風起舫遂反行郎云夢耶且云真耳雙袖出水玉瓶斟濁酒一盃曰此得之天市壺釐學士家味絕甘美不可不一沾唇郎與旦拜而分飲之竟沉醉枕藉眠舫中初不暇問

叟之姓名辨途中景色比醒則各臥自家門首驚而大呼兩家
妻子出迓相持哭失聲各慶再世活時晨光甫動滿身清露猶
未晞云後之宰童公憐才若渴閱兩生課文大訝曰何字裏行
間拂拂有霞氣也召之來謁慰勉極殷因削牘復兩生儒巾且
游揚於督學俾聯翩入成均奈兩生不樂仕進泡幻勘破蒼空
花會里中大饑各罄家資賑疲癯殘患之流且竭乃相與計曰
劉樊簫玉彼獨非人乎同日携妻子入山採藥求長生之術戚
屬走相餞強留之汨如也林密峯深人踪竟遠黃郎口占絕句
留別云劉阮仙踪且共探彩雲應在石橋南何須共覓胡麻飯
各有山妻管藥籃

懊儂氏曰豪氣不除致招魔障此仙人第一病須第一藥以療
之然觸柎楊當參著以縲紲代針炙亦苦口甚矣五羊使者得

一紙之書竟往返奔馳爲畸人團眷屬聚苔岑何其不憚煩與
想受清波公子隆諉初未敢以粗疎了事耳人固俠仙亦俠也
宛見其人恨不執鞭弭以從事

牙疼咒

鄉人賭咒卽發誓也牙疼咒卽昧心誓也向嘗昧於牙疼不知
何解乃近聞里老所述始知兩字有來歷非虛也里有崇姓某
購膏腴備美佃三秋萬寶告成穰穰如雲矣佃欺其懦以租之
多者報少崇與之較竟白眼爭固執爲田鼠耗僅此已足均平
崇無已思邑神向著靈爽命佃詣神祠發誓始足明心跡佃默
然良久曰諾謹如命越明日佃果來市香燭具牲醴且肩秭稗
一石邀崇同之祠鐘鏘然鳴鼓咽然播佃伏拜訖伸面嚮祝曰
某某氏佃也與主瓜分外不能纖毫無所得與手指擔荷者曰

然所得亦不過篋中些須物願會此實一無所有如另有懷吞
乞脚以延治崇乃信其言一笑去而復續歸鄰有知其事者
訝云子實蠶食主人何誑神之甚不長報耶仙啞然笑曰我無
一言虛語脚何報之有因領白銅鑰鑰墮地聲鏗然蓋仙以
奉餽之故耳乃曰令願神中自自鳴不欺亦欺之甚矣瞬又
臘盡故事每屆春王正月邑神祠香客最盛各貨雲集角觝之
戲尤夥焉士女踏歌聯臂而至鶯鶯燕燕結隊嬉游比之姑蘇
虎邱仙於斯時遍向戚屬拜年日飲屠蘇酒啖濃煎厚味過其
量心苗火灼牙縫生瘡痛不可忍因來城澆醫士某君爲之治
叩其門道云過鮮服出游於神祠走訪之果覲面於祠之門首
乃褰袂告以所苦醫未及答倚門就賃玉者購求物值玉人資
本甚富珊瑚瑤瑤玳瑁之屬拉雜盈案且滿而眼鏡尤豐足醫
夜雨秋燈續錄

擬購一鑿鑿雪不暇理佃玉人又曉曉與醫話不休佃斯時痛
更劇心頭怒發嘉騰泥足且揮老拳玉人貨物砉然滿地如鼓
宮宮應鼓商商應如絃奔於池上鐵躍於池中聲甚脆而質皆
碎也觀者大譁玉人揪之詣縣庭訟其橫宰訊之佃強項不爲
屈錢下答三百臀肉龜脫齒齒痛頓已判令出資償玉人稅稗
中物尤不足并己之所有者亦空之而牙疼咒籙傳噫神於崇
氏之佃可謂極盡靈異矣何世之士大夫存心欺人輒侈口申
旦旦之誓而明神巍巍在上不一罰其欺誑者何哉

夜不收

三瀉歸帆爲吾邑八景之一瀉之陰有巨鎮村落雲連房舍櫛
比鎮有惡少年某好夜游并不秉燭黑摸索樂尤陶陶焉或有
問之曰子不卜其晝而卜其夜亦何樂乎曰鎮中民逢酷暑男

婦多搢扉爲床露宿門首橫陳之態千奇百怪觀之可以醉心
且聞有桑濮之游者可挾而要之亦大便易事或聞而唾之少
年怡然以爲常勿怪也凡男婦夜宿置於馬地下少年多袖而
更之或以西肆之六牌婦人馬送之東肆織足婦人榻畔或以
北街婦人馬送之南街男子榻畔或以男馬易女馬或以童子
馬易老人馬更換而滑澁之鎮人以爲苦嗣後各執馬眠因爭
呼少年爲役不收一夕好風月又熒熒獨行突瞥眼一美女子
閃過行甚疾少年心動以爲是必鎮中之蕩者尋私約耳尾之
至街後菜園女子忽駐足反顧低喚曰來乎應曰來矣近其香
肩晚嬌靨與艷麗無比因拉之求歡女子微哂曰汝豈此間所
謂夜不收耶曰然曰聞名久深宵邂逅殆是天緣然於何處求
陽臺與楚襄王高會少年狂喜挈之疾行迤邐抵一大厠房因
夜雨秋燈續錄

相將坐廁櫃上曰此問好否曰好則好矣奈污穢不可向邇奈
何曰且屈卿一霎時容他日另覓乾淨地耳茲從容探懷中出
一麻圈示少年曰汝試探首此中看有許多妙景少年略側睨
果五光十色陸離非常不啻蜃樓海市女云且伸首入圈內當
更有佳境非復人間也少年難之文淑繼作嬌態曰妾拚潔白
體供鄙書一覽已心一賞而止豈可竟相如此妾尚有何願乎
少年心頗畏蕙然爲女所困義不忍却竟微伸頸圈中攜有一
綫香氣撲鼻肌膚如凝脂光澤如玉已將入股又聞
悔耶少年欲奔避衣糾之益急得行時文淑將圈村頸三唱女
子急不可忍少年曰姑以膝代頸無傷乎女如其言少年失聲
大呼遽昏仆視女子曰香左膝痛不可忍摸之有麻紐環膝若
束鐵匙而復呼聲聲求救聲中男婦聞其聲相謂曰是必夜不

收又弄狡猶故意叫號亦誑楚之故智也曷聽之清晨牧兒來見少年仆地若斃走告其家奔而救之顧麻絙無接頭處深陷入肌裏幾見骨以利刃刻劃之始漸醒臭不可聞昇歸救終日始甦自述所遇如此蓋縊鬼也由是跛左足人又呼爲跛足夜不收

陽穀印

文魯齋先生諱穎順天正藍旗漢軍也本姓趙民生而穎敏絕倫而好學尤篤太翁絕愛憐勗以綴綴毋過嗜讀損性始少怠而螢窗雪案猶呶唔不類常兒嘗暑夜就外傳宿於外政蚬啗肌其師搖蒲葵猶喘汗且爲白鳥窘公掩燈黑坐背誦經史口不輟師呼之納涼不肯出問獨不畏溽暑乎曰此處如一座清涼山也師疑之潛易公他處而暗踞公席俄頃覺有兩鬼物左夜雨秋燈續錄

右握扇爲之招徼颺果心地涼爽昏倦欲眠旋聞一鬼嘆曰阿
大去休非陽穀令矣一鬼曰是何人耶一云乃明經某也不足
役吾輩言已擲榆而去驚寤熱如故由是奇公之爲人公性孝
友御奴僕無疾言戾色娶夫人某氏亦才媛有林下風紅閨唱
酬玉臺韻享年甫冠卽登賢書以大挑出爲東魯縣令二老猶
在堂也初爲東蒙令清廉無私蓄然往往分鶴俸急友人難懷
慨無吝容訟獄以片言決斷不肯拖累好子民民愛之如父母
旋風鶴告警捻寇肆猖獗公晝夜集民團禦賊旋捧檄調陽穀
斗大孤城救援不至公血書致胞弟某公以父母相託已則懷
陽穀縣印終日登陴賊如猱升蟻集公手燃巨砲轟斃賊渠猶
不遽退知事不可爲開北郭門諭民速逸民請公同竄公笑應
之其實死念已決也先是公捐資鑄一巨砲斃賊無算公嘗製

紅衣被之視曰他日醜類盡殲當乞朝廷恩錫汝爲紅衣大將軍賊至前三日六勞極退入齋倚枕假寐甫交曉突一紅衣少年軒然入呼曰文魯齋我先汝去矣公叱之忽杳旣而自思何物少年敢直斥長官姓字召閤者遍搜竟烏有先生也是日賊蝟集公督勇與賊戰燃砲砲忽炸裂公撫膺歎曰礮神於三日前已告我矣城破罵賊不屈乃懷印而死公子服闋登賢書人謂天之報忠魂不爽也宣子與公子交最善作詩以誄之曰泰岱山何蒼蒼黃河水何湯湯烽煙四集守吏四散山靈嗚咽水伯奔忙蒙宰文公勃然起手揮露布團流亡孤軍雖螳弱能斬狸鼠與豺狼豺狼遁狸鼠伏公又東蒙調陽穀后我歌其蘇先聲震破竹陽穀民喜轉哭車前忽作嬰兒啼我公來爲我民福民雖喜公獨悲荒城斗大不足當被靡席未遑煖賊果至夜雨秋燈續錄

肉袒獠進城爲權父公一笑接筆硯躍馬出署登城隄靴何有
光弼刀襍何有睢陽淚牢握死念翳忽漫櫬臂一呼增士氣賊
獲牽公衣公已叱去之幕府挾公走公已婉謝之陽穀父老走
相告京兆五日無過鄉上有翁姥白頭老下有弟妹黃口兒大
夫且縮印與燈連曉虎口餘還遲公輝以肘曰否否是誤乃公
事所知殺賊而已矣不知何者爲忠何者爲孝慈與友悌言未
畢賊猝至刃蜂橫矢蜚刺犀瓦皆飛力盡墮騎天鼓隆隆地軸
震震大星斗落公遂死噫嘻公死公猶生賊衆羅拜呼天人黑
雲萬疊千緇燈哀哀鼓角空中鳴鼓旋棄城走不敢反顧公之
靈而况東蒙陽穀四鄉民能不痛哭如所親天降玉棺送歸去
平原面色猶晶瑩惟有賀蘭不滅目不瞑凡透腕背牙穿齦噫
嘻人皆有死何足齒如公之死能有幾果能移孝以作忠雙親

大呼吾有子公之靈上不在清虛之碧天下不在渾濁之泉底
一縷正氣吐長虹在山爲壁水爲正陽穀縣河之曲山之阿血
食祠宇冠冕峨峨春秋報賽巫舞且歌雲旂閃閃日光紫雷霆
突至雨滂沱民伏地泣不敢仰猶聞雲際呼渡河事在咸豐歲
甲寅三月廿六日卓午公正藍旗隸漢軍字曰魯齋又曰東蒙
主我與公子文字交擷筆書之淚如雨

懷儂氏曰文公經濟文章卓絕一世陽穀殉難已邀海內文人
歌詠褒然成集矣惟逸事二條乃得之於婦孺之口足徵河嶽
日星在在均有鬼神呵護似亦未可以湮沒也偉哉

刀背刻辭

陳爾貞吾邑龍岡人其父名獻叔名謨父娶葉氏生子二其長
卽爾貞次爾熾也初爲小貢販資漸充於岡之陽設市肆居然
夜雨秋燈續錄

小康華其宇妻葉素柔不能任操作獻因授意媒媼欲買婢以分其勞會有豫人逃荒歎者携女踵門願售爲人家傭妾勝亦所不辭葉瞰其女菜色而明眸皓齒風致絕佳酬十貫署券而去女芳年始十有六名曰荷花善解人意能以眉語能以目聽漸施粉黛豔冶可人獻亦愛之視如女不以如願待也謨時三十猶未娶涎其艷昕夕晤對眉目送意久矣奈葉均防閑過嚴獻亦云吾弟表表當於名門求淑女不可配以婢子且婢子亦當另擇良配若逕爲吾弟婦人其謂我何一日夫婦偶他出留荷花守闕謨突進拉之接吻荷花面頰神駭曰二郎不畏哥子耶謨告以情急曰彼此如有情當謀良策苟合不敢從命正撐拒間獻歸見之怒叱而退隣有習氏媼餅師婦也四十餘老佳入尚饒風致謨久爲所惑偶以荷花不可得乞爲謀婦笑曰二

郎若賄十斛冬懸米吾爲汝冰謨諾之婦因詣葉諷示二郎意
葉大怒曰吾必不使小郎遂其志渠哥子卽允行恐阿嫂尙有
斟酌也婦慙而去由是符益忌當荷花之入門也獻流西隣白
老人爲之卜蓍旣陳老人頗悵嘲書一帖云先失其母後防其
主喜現紅鸞凶遭白虎不如棄之另尋良家獻大噓以爲買一
雛姬何三若是龜長蓍短均不足憑三是以始悔因謂葉曰曷舍
於亞弟免得貽外人笑葉堅不從夜夕聞中堂有得得聲倏來
去無定三四夕皆然潛窺之乃龕中木主自出躍而行行且仆
復拘折強起自入龕中默知弄者兆虔祀求解免翌又騰騰於
屋鬼燐舞灶突乃潛告謨曰荷花終爲弟有慎勿尋急趨嫂氏
怒阿兄老矣豈有兩子尙納小妻耶謨唯唯葉偶翻荷花繡篋
得祕戲圖一頁問何來荷花戰栗良久曰二郎貽我耳乃鞭笞

玉膚綻裂號哭聞於隣隣婦怒召謨而授以策曰痴郎子卽不能殺此億強婦耶曰若何曰吾前夫嘗爲牛醫蓄海上藥尙在籠中有斷腸草曰鈎棘人誤服些須卽斃吾密授汝無一人知覺恐鬼神亦難料也但嫂斃兄卽不難允其請耳謨喜乞藥少許歸授荷花囑置餅餌中婦服而甘之呼夫共餐中夜毒發雙雙斃矣時爾貞始六歲不知父母何以偕亡抱弟而啼謨於斯時乃公然納荷花爲婦急急唱隨草草畢喪事隣婦時來向謨稱貸皆少有所與久之心厭惡微拂婦勃然棘指詈謨曰負心賊此時安樂忘却撮合人耶吾一莖斷腸草其值須要償也謨噤不敢語荷花脫簪珥酬之猶叫號而去爾貞是時七歲始諧父母均爲叔氏所戕明年隣婦亦病劇時枕上喃喃作鬼語呼荷花至前數寶萬端爾貞聞之酷似其父母聲音體態益秘不

敢言旣長謨與荷花設議將爲爾貞娶婦爾貞力辭不可問何
故曰兒日受叔父教愧無寸進以圖報婚媾曷事急急無已
其先爲吾弟謀之謨雖諾而心志正知其意若有所圖斥絕不
使之親近年餘果爲爾熾聘蔣氏女親迎有日江淮風俗凡娶
婦有壓牀之儀先娶一夕擇戚黨之多福壽男子者寢其上里
戚公議卽延叔爲之爾貞聞竊喜潛禱於關壯武之廟是夕賓
客宴集觥籌交錯泥飲甚豪爾熾新房在後樓上謨倦而思寢
呼奴子執炬照之登樓先寢須臾斯聲作矣爾貞猶往來蹀躞
與諸少年談諧歡笑酒闌燈灺先服砒石然後袖利刃脫履跳
襪躡樓梯軟無聲索上殘缸猶明謨訝甚爾貞從容挂其幃右
握刃左拍叔氏肩曰叔醒謨驚寤眼尙錫咤問何所事曰叔殺
吾父若母乎叔長者不可不告而殺之謨怖起欲呼爾貞猛刺

之謾躍而號抽刃連斫之絕家人鵬飛奔爾貞踢梯顛趾自喉
中躍出不得死乃伏地大號曰莫謂吾父母死無証東隣鬼語
諸長者豈無聞乎冤久不獲伸人子心欲裂然手刃叔父爾貞
義不可獨生乞長者送爾貞至有司就寸磔時里戚素諳其事
切切時平至是歎詫不已遂赴公庭投狴犴邑宰賢尹也走
白諸大吏原而釋之爾貞不卽歸荷鍤詣隣婦墓掘其骨投野
廁中然後墜井而死此事在康熙五十二年孟冬之朔令驗爾
貞所佩之刀上有刻辭曰非睚眦怨乃人倫變殺之殺之齏粉
吾軀吾所願

慎儂氏曰叔吾父母弟也殺吾父母弟亦不得爲
吾叔矣而陳爾貞就質時對長官云吾不幸罹慘酷均祖宗之
遺而自相賊奈何敢獨生噫是亦孝子之所不得已者與當其

袖刃登樓乎而殺之幾與老賊為段同一快事誌之使千載下不敢藐田賊之罪

裝金鼠

蔡郵某甲一門好遊每日閑暇輒有楚歌燕歌呀呀細如蚯蚓窸窣如蟲鳴也再三提議終無所就其親母某太孺人一夜就枕彷彿見有秀髮童童冉冉墮下云奉主命乞近蓮輿一臨蓮舍問何姓氏曰妾自知之迴適隨至一闕閣有白髮老嫗隨侍嬾嬾三五輩皆濃粧淡抹楚楚佳人既既曰居停主人遽然下顧誠為寒舍光矣延坐高堂陳設無不華潔洞房霽闥曲折幽深諸事小鬟亦極嬌好然終無男子太孺人甚喜云咫尺芳隣尚未通音訊疎忽甚哉因問門第幾自陳為相州奚氏夫主為虎噬遂窺見豔出游笑笑携弱女輩叨居宇下蒙覆佑久矣夜雨秋燈續錄

間太孺人性寡坐立願聆妙諦故遣奴子折簡邀耳太孺人乃
正襟趺坐爲之講金經大旨至他居舍衛城天雨美膳遍顧諸
灰色麝白飯津滲土果有如鳥味較之陰倫象類者不大相
逕庭哉講已左右奉饌皆榛栗果餌之屬略餐些須卽聞婢子
轟鬧曰虎瞰門外速避戒防太孺人曳杖狂奔倏如夢醒案上
銀缸猶燦視東壁乃一狸奴潛潛等窺鼠穴作垂涎態耳月
餘忽聞東隣兒女飲泣吞聲若新喪家主者側耳則又似在東
壁中嬌啼極細正悵惘惘見前遊之短童踰牀下曰吾家阿
姥昨宵西逝曾聞太孺人明講迴來敢不敬誌叱之遂不見旋
拆承塵見有巨鼠過大踰跌坐以前凡作合十狀異之遂僱工
金其容而加縣漆供以小樽靈後亦無他異

昔鄉城闕有溪水曰藕菱澗修竹滿陂野花環岸一寸二寸之
魚時出沒於碧蒲綠藻之間景甚幽寂夏中時以尖叉撥魚搗
蛙供口食一月午後正飛又變水邊忽一巨蛇由水中躍出白
質黑章頭大如五石瓠赤冠如紅巾將定電口吞香如朝霞之
艷隨於尾三國以其變之長不可以死其計也然行蠅然中狂
奔而蛇首已在其背甲知不能逃急跳地即首自云知悔誓不
戕生命蛇似解其語就地而大再盈二畝地目光猶注甲甲
欲奔蛇即趨奔如何惟閉目俯首聽之久之寂然時略磨則蛇
固烏有也嗟好國告人猶戰慄不已

靜夜石

蜀人王生居丹徒縣南野畔見一水潭然清冽可其底平露卵石
甚夥無不晶瑩燦然常涸者數人取以供盆玩其一伴淺碧色

夜雨秋燭微紅

卷八火鑑

靜夜石

三十七

尤滑膩光潤猶玩澤瑩不忍觸也夜置枕邊聞鐘鐃鏗鏘鳴鳴
咽咽作哀絳絳之音若遠若近細聽之則自石中出也然喜
幾不覺寐時或聞其聲或聞其音如我欲少自自風聲江流海湧
萬籟蕭然聲聲石何能應應之則又如鼓琴也思匠之操旋
又如鼓瑟者撫琴者彈笙竽也圓最者聲聲入聽無不動心耳
則寂然夕則樂響迭出由是天樂感以銅鑿沙同洪壁非性命
交從不輕以示人若春風百鳥秋翻萬葉冬夜寒潮夏雨荷蓋
則音又隨四時應和也一夕忽作胡笳聲角聲聲極悲壯明
日生果因感訟拔累極及無辜置獄刑官口授意獄云以石獻
可免生云石即吾生命靈索吾生無索吾石獄具判成遼東泥
滯塞外人既不歸石亦不知何往聞者悲之

夜雨秋燈續錄卷八終